

8025

梁羽生著

冰川天女傳

(四)



香港青書店出版

目次 (第八集)

第廿九回

塞外興波 奸徒困俠士
宮中對掌 俠丐鬥神僧

三

第三十回

塊壘難平 傷心話故國
狂歌當哭 失意走天涯

三一

第卅一回

短夢幾時醒 音傳海外
幽情誰可訴 人散荒原

五七

第卅二回

一片天真 書僮戲玉女
十分惶惑 怪客劫囚牢

八五



幽萍揚手飛出兩枚冰魄神彈，印度苦行僧吃驚
逃走。

第廿九回

塞外興波 奸徒困俠士

宮中對掌 俠丐鬥神僧

唐經天一眼瞥去，認得這兩個白教喇嘛正是法王座下的護法大弟子，也就是那年來搶奪金本巴瓶的人，心中念道：「俄馬登其實在暗中也和法王作對，法王却派這兩個大弟子來作什麼？」忽見土司的隊伍兩邊分開，一個藏族少女，穿着一身青色的獵裝，騎着一匹驢花馬，潑喇喇的飛奔而來，藏軍中的官員大至「涅巴」，小至「戈什」（相當於伍長）一一在道旁垂手致敬，蕭青峯道：「這是土司的女兒！」土司的女兒縱馬飛奔，揚鞭叫道：「俄馬登，俄馬登！」俄馬登回頭說道：「桑壁伊江瑪古修，你來做什麼？回去，回去！」桑壁伊是土司女兒的名字，江瑪古修是尊稱。（相當於漢語中的「高貴的小姐」）桑壁伊柳眉一豎，喝道：「俄馬登，你在和誰說話，我叫你回去！」俄馬登哈哈笑道：「我是奉了法王之命，又得你母親的允可來的，你的父親被女賊所刺，死前眼目，正在泉下等待他的仇人，我就是來替你父親抓仇人的呵！」桑壁伊頭髮蓬鬆，香汗淋漓，顯見心中焦急之極，但被俄馬登這麼一說，急切間竟無言以對，俄馬登已跟

着那個白教喇嘛到宣慰使衙門外面喊話了。

那兩個白教喇嘛在白象上舉起九環錫杖，錫杖上掛着一個八角形的用珍珠鑲成的輪子，這是代表法王的法物，用藏語高聲叫道：「活佛使者來見大清本布（本布即大人之意）」蕭青峰道：「開不開門？」陳定基略一遲疑，道：「開門！」

陳定基開門接納，引那兩個白教喇嘛與俄馬登、桑壁伊四人到客廳坐定，唐經天充作陳定基的隨員，戎裝佩劍，也陪坐一旁。陳定基向那兩個白教喇嘛奉獻哈達，請過香茶之後，恭問來意，爲首的那個白教喇嘛道：「活佛不忍兵連禍結，願作調停，現在土司的部下都說令郎陳天宇是女賊的同黨，是刺殺土司的同謀，請本布將令郎交與活佛，再作調處。」

陳定基大吃一驚，料不到俄馬登竟請得活佛出頭，向他提出這個要求，他年過半百，祇有這一個兒子，如何肯送出去？正待說話，土司的女兒却搶着說道：「我父親是個刺客，那麼要他到我家中，爲我父親守靈七日也就夠了。」土司的女兒是陳天宇名義上的未婚妻，知道陳天宇若落在俄馬登手中，那就兇多吉少了，故此不惜瞞着母親，飛騎來救。

陳基大喜說道：「到底是桑壁伊江瑪古修明白道理。就這麼辦吧，你們退兵之後，我叫小兒替土司守靈去。」

俄馬登冷笑道：「薩迦宗的事情，有你母親和我主持，還未輪到你管呢。我再說一遍，我是奉了法王和你母親之命來的，你還未聽清楚麼？」若在土司生前，俄馬登對他的女兒自不敢有半點違拗，但如今土司已死，大權都已落到俄馬登手中，他一旦反顏相向，桑壁伊氣得說不出話來，而且俄馬登口口聲聲說是爲他父親報仇，又奉有活佛和他們的親的意旨，桑壁伊更沒有反駁的餘地。

俄馬登不再理睬桑壁伊，轉過一副面孔，又堆着奸滑的笑容對陳定基道：「本布大人，請你以大局爲重，還是叫令郎跟我們走吧。」陳定基道：「這，這……」俄馬登道：「你們漢人說得好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你兒子當年有胆在土司家中飛刀劈果，救走那個女賊，如今就沒有胆量跟我們走嗎？」

忽聽得一陣清脆的笑聲從後堂傳出，一個青年緩緩走出，陳定基失聲叫道：「宇兒，你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忽然張口結舌，似碰到什麼怪異之事似的，但聽得這少年哈哈笑道：「俄馬登，你說得對，好漢做事一身當，我正想去見法王，請他評評理，好吧，咱們現在就走！」

陳定基驚惶迷惑，這霎那間，幾乎呆若木鷄，目不轉睛的盯着這個少年，這少年穿的正是陳天宇的服飾，連面貌也有幾分相似，只是說話的神態與聲音，絕無之極，却和陳天宇的穩重沉厚大不相同。

陳定基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，側眼一瞥，只見唐經天面上也露出怪異的神情，忽地向他打了一個眼色，衝着那少年叫道：「天宇兄，你的病還沒好呵，怎麼還得？」那少年冷笑道：「我的病可不要你担心，再說，就是我有病，這位俄國登大涅巴也不能叫我活呵，大涅巴，我拼着一身剛出來了，你怎麼還不走呵！」陳定基奇怪萬分，聽他們的對答，這少年似乎與唐經天相識，而且有心來救他的兒子的，可是不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，也從來未聽兒子說過有這樣的朋友。

陳定基迷惑不解，唐經天比他還要驚奇。這少年不是旁人，正是他所要尋訪的金世遺！金世遺輕功超卓，又善於易容變貌，他偷進府衙，換上陳天宇的衣裳，假扮成陳天宇的樣子，這些都不是難事，但他為什麼要如此做呢？唐經天又想到：「照呂四娘所說，他不能活過三十六天，現在屈指一算，已過了三十天，但何以看他面色却又如常人，並無內魔擾亂之象？」唐經天可沒有料想得到，金世遺早得過他的姨母馮琳用傳宗的內功相助，將他的危險期又延長了三十六天。

桑壁伊見「陳天宇」出來，初時也嚇了一跳，聽聽他的說話，登時面上也現出可異的光輝。

白教喇嘛緩緩起立，對陳定基合什謝道：「有擾了。」面上露出歉然之色，想把假扮陳天宇的金世遺帶走。原來白教法王與座下的四大弟子對陳定基頗有好感，而對俄馬登却有說不出的憎惡，只因俄馬登挾達賴班禪的兩位代表，以驅逐白教作為威脅，白教法王爲了想在西藏立根基，這才不得不應俄馬登之請，其實白教法王倒並不存心與陳定基父子爲難。

俄馬登像桑壁伊一樣，也是目不轉睛的盯着金世遺，忽地跨上一步，冷冷說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金世遺雙眼一翻，道：「你是誰！」俄馬登道：「我是薩迦的大涅巴俄馬登，誰不知道？」金世遺道：「我是你薩迦土司的女婿陳天宇誰不知道？而今土司已死，我是你的半個主人，你敢對我無禮。」俄馬登喝道：「你這混帳小子，敢來冒充，你找死麼？」金世遺大笑道：「我是冒充的，天下之間，那有當面冒充是別人丈夫的道理？」白教喇嘛看着桑壁伊，桑壁伊顫聲說道：「天宇呀，俄馬登不懷好意，你不去也罷。」她這話一說，無疑承認了此人便是陳天宇了。原來桑壁伊也早已看出了這個假扮的陳天宇，但她實不願真的陳天宇去送死，所以只好含羞帶愧，承認金世遺是她的未婚

夫。

這兩個白教喇嘛一想，天下之間，確是沒有冒認丈夫的道理，而且這一去明是送死，天下又那有這樣的傻人，肯冒充別人去送死，便道：「我看他是真的，涅巴不必多疑。」俄馬登冷笑道：「陳天宇我見過不知多少次，咄，你真的是陳天宇，陳天宇的武功可很不錯呵！」驀然伸手一抓，金世遺笑道：「多承誇獎。」肩頭輕輕一撞，俄馬登跌個四脚朝天，週身骨骼都隱隱作痛，爬了好一會子才爬起來。唐經天笑道：「他的武功本來不錯，大涅巴這回你相信了吧？」俄馬登自恃一身武功，他心中以為金世遺必定是陳定基日來冒充兒子的，這樣被買來替死的人能有多少本領，所以想令金世遺當場出彩，那知金世遺的武功比陳天宇高出何止一倍，幸而他這一撞未用全力，要不然俄馬登全身骨骼都要碎裂。

金世遺瞪眼說道：「還敢說我冒充嗎？」俄馬登給他震住，不敢開口，那兩個白教喇嘛笑道：「大涅巴不必橫生枝節了，法王有命。咱們快帶了這個陳天宇走吧。」唐經天急忙上前說道：「天宇兄，你這一去多多保重，這是你的藥丸，你帶走吧。」掏出一個小小銀瓶，瓶中有三顆碧綠色的藥丸，那正是天山雪蓮所泡製的碧靈丹。依呂四娘所說，金世遺若服下這碧靈丹可延長他三十六天的壽。本來一顆就夠，唐經天這時對金世

這頗有好感，索性將僅存的三顆都送了給他。

用天山雪蓮所泡製的碧靈丹，功能解毒療傷，固本培原，珍貴無比。當年崔雲子與蕭青峯照門，崔雲子受了重傷，半癱瘓，只服一顆，立刻復原，而今蕭青峯見唐經天將銀瓶中所有的碧靈丹，全都送給了金世遺，不覺駭然，心中想道：「看這金世遺並天像有病的樣子，武林中人視碧靈丹爲至寶靈丹，得一粒已是罕世奇遇，唐經天將所有的靈丹都送了給他，這真是最厚重的禮物，縱有什麼仇歡，也該化解了。」

忽見金世遺衣袖一拂，哈哈笑道：「唐經天，我不領你的情！」唐經天驟出不意，銀瓶給他拂得脫手飛起，惶然說道：「這是我領你的情。」將銀瓶接下，正想再說，金世遺冷笑道：「你不過想在冰川天女的面前博得個俠義的美名，我偏不讓你稱心如意，我死生有命，何須求你！」神色冷傲之極，竟不容唐經天再說，逕自隨那兩個白教喇嘛走了。

唐經天送出門口，金世遺瞧也不瞧他一眼，唐經天回到客廳，搖頭說道：「真是個怪物！」陳定基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唐經天道：「此人是江湖上人稱毒手瘋丐的金世遺。」蕭青峯道：「他此次捨命來救字兒，倒是一番俠義的行爲呢，他與字兒素不相識，何故如斯？」大家談論，百思莫解。却不知金世遺爲的不是陳天宇，而是爲唐經

天。金世遺此人孤僻狂傲，遊戲風塵，所想所爲，與流俗迥異。他知道了自己必須天山派的內功相助才能救命之後，想起自己一向與唐經天作對，怎肯向他低首下心，心中一橫，反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要在臨死之前，做一件有恩於唐經天的事情，讓他永遠欠自己的情份，他偷進宜慰使衙門，知道了唐經天與陳天宇的交情，又知道了唐經天正爲陳天宇之事，傷神之極，毫無辦法，他找不到一件對唐經天直接有恩的事情，想道：「救他的朋友也是一樣，總之要讓他永遠欠我的情份。」這其實還是出於好強爭勝，要壓倒唐經天的意思。唐經天却那能猜到金世遺這番曲曲折折的心意。唐經天想起金世遺還有六天性命，慨然不樂。但他冷傲如此，却又實是無法可以救他。

一盞茶後，外面守衛的人進來報道，土司的兵已走了十之七八，連那印度僧人也退了，但在衙門外面，還是五步一崗，十步一哨，看情形尚未放鬆監視，大家都猜不透俄馬登的用意，唐經天派蕭青峯出外打聽，黃昏時份，回來說道：「原來俄馬登是要應付另外一場戰事。你們聽過洛珠的名字嗎？」陳定基道：「他是沁布藩王的妻舅，聽說是沁布轄下幾宗（薩迦宗是其中之一）首屈一指的武士。」

蕭青峯道：「洛珠聽說他的甥女死了，屍骸又給俄馬登擄去，便率兵前來替姐夫和甥女報仇。在俄馬登包圍咱們之時，他也正趕來包圍了土司的城堡，所以俄馬登要撤兵

回去。俄馬登以爲宜慰使衙門只有字兒是最有本事的人，去了字兒，就無人能抵抗他了。所以他又千方百計請法王出面，要把字兒拿去。現下外邊的情況混亂之極，俄馬登已派人去求印度的喀林邦大公和尼泊尔的國王出兵，圖謀盡逐漢人，統一西藏，這風聲也已傳出來了，薩迦城中的漢人，都關起大門，不敢出街呢。看來西藏的混戰之局已成，若再引外兵進來，這局面不堪設想。洛珠的兵少，只怕在幾天之內，就要給俄馬登掃平，那時，料想俄馬登還會再來與他們爲難。」陳定基道：「我這個官做不做殊無所謂，但眼看西藏叛亂擴大，無法收拾，我何以上對朝廷，下對百姓。」

唐經天沉吟半晌，道：「還是依咱們今早的商議，火速派人報與福康安知道。求他趕快出兵。」陳定基道：「派誰呢？」蕭青峯道：「我願效犬馬之勞。」唐經天看他一眼，却不言語，心中想道：「以蕭青峯的武功，要突圍遠赴拉薩，只怕未必能夠。」他自己本來想去，但想起留守的責任更重，故此躊躇莫決。蕭青峯道：「唐大俠意下如何？」唐經天不便說他的本領不行，眼珠一轉，忽地想起一人，道：「你不是心急着要見天宇嗎？現在可以先見見他了。」

陳天宇得唐經天傳授正宗的內功心法，已靜坐了一日一夜，這時正做完功課，但覺神朗氣清，心中鬱結之氣，也自然而然的散了。聽得父親呼喚，立刻出來，見着自己開

蒙的業師，心中高興，神色更佳，蕭青峯道：「兩年不見，聽說你的武功大有長進了，可喜可賀呵。」陳天宇道：「那都是靠兩位師傅和唐大俠的指點。聽說師父大婚，師母可有同來麼？」蕭青峯臨老作新郎，反而有些口規，道：「她還留在四川。」臉上浮出喜悅的笑容。陳天宇突然觸起心中傷痛，面色又沉暗了。

唐經天緩緩說道：「芝娜這次手刃父仇，為薩迦藏民除去一個殘暴的土司，可佩之極。」陳天宇本已淚咽心酸，被唐經天一挑，撫胸低泣，叫道：「可是芝娜是永不會回來了。」陳定基從唐經天口中，已知道兒子苦戀沁布薩王女兒之事，見兒子傷痛，自是難過，但他以國事為重，見兒子如此，又不禁佛然不悅，厲聲說道：「宇兒，你讀聖賢書所學何事？」陳天宇凜然一驚，道：「請父親教訓。」陳定基道：「如今西藏叛亂已成，你為一個女子顛顛倒倒，不慚愧麼？」陳天宇呆了一呆，只聽得唐經天又緩緩說道：「只可惜芝娜死不瞑目哪！」

陳天宇心頭一震，顛聲問道：「怎麼死不瞑目？」唐經天道：「芝娜生前深心盼望漢藏一家，這心意你定然知道。」陳天宇道：「她以薩王女兒的身份，却絕不因我是漢人而有半點岐視，深情蜜意，我永世難忘。」唐經天道：「如今却因她之死，俄馬登藉口煽動叛亂，挑撥藏人仇視漢人，她豈能瞑目？她屍骸被俄馬登搶去，迄今未能安葬，

豈能瞑目？她所歡喜的人，如今眼見她生前所不願見的叛亂發生，却袖手旁觀，她豈能瞑目？」一連三個「豈能瞑目」，好像三個焦雷打在陳天宇的心上，陳天宇呆若木鷄，良久良久，抬起眼睛，喃喃說道：「你叫我怎麼辦？」唐經天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們想派人去向福康安請救兵，呀，可惜又找不到人去。」陳天宇急忙叫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，爲了父親，爲了芝鄉，這送信的差事我義不容辭。」唐經天道：「這信關係重大，你可要胆大心細呵！」陳天宇道：「即使赴湯蹈火，這封信我也定然送到。」唐經天大喜，須知陳天宇的武功現在已勝於師父，雖然還比不上俄馬登請來的印度苦行僧等人，但輕功却勝過了一流高手，縱打不過，也可逃脫。由他送信當然比蕭青峯好得多。陳定基立刻寫了星文，交給兒子，這時已是黃昏時份，陳天宇草草吃過晚飯，立刻動身，他換上了一身黑衣，身形所至，有如一溜黑煙，霎忽即過，連闖俄馬登佈下的十幾個哨崗，竟然無人發現。

按下陳天宇不表，再說白教法王這回滿心高興，到薩迦主持開光大典，滿擬以爲從此可以在西藏重立根基，不料却鬧出了這等意外之事，自己手下的「聖女」，竟殺了土司，又誤傷了班禪的代表，弄得不妥，只恐達賴班禪又將白教再驅出西藏。而自己以「法王」的身份，亦因此而受到俄馬登的威脅，要助他將陳天宇捉來，尤其使得法王親

悶不樂。

這時他正在喇嘛寺的大藏宮中負手徘徊，心情煩燥，想起經文所說「你應該捨己為人，大發宏願，普救衆生。」更覺不安，想道：「俄馬登這厮奸滑異常，陳定基却是一個好官，我為什麼要替俄馬登陷害好人？我這樣做那還能作一教之主？」但隨即又想到白教面臨驅逐的危險，權衡利害，明知俄馬登包藏禍心，威脅自己，却又不能不順他之請。呀，在利害的關頭上，除了大聖大賢，又有誰不爲自己打算？以白教法王這樣有道的喇嘛高僧，如今也自徬徨無計，一忽兒想不顧利害，將俄馬登嚴懲，拼着和黃教決裂的危險，最多再退回青海；一忽兒又想顧全大局，犧牲陳定基的兒子，正在人天交戰，思潮混亂之際，忽報護法弟子已將陳天宇拿來，法王下令叫他們進宮，遣俄馬登先回去。那兩個白教喇嘛將金世遺押進大藏宮，法王一見，不禁吃了一驚！

金世遺雖然變容易貌，又換上了陳天宇的衣裳，但本來面目倒底還不能完全改變，法王眼光何等銳利，一見便覺得似曾相識，再一思索，猛然省起這便是開光大典之日，到來胡鬧的瘋狂少年。

法王沉聲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金世遺冷笑道：「你派護法弟子前來請我，怎麼還不知道我是誰？」那兩個護法弟子大吃一驚，真道：「土司的女兒認他是未婚的丈夫，陳

定基也認他是兒子，想來不會有錯。」心中却在想道：「俄馬登說他不是陳天宇，真個是假冒的不成？」

法王狐疑更甚，心道：「若然是清廷宣慰使陳定基的兒子，斷無與我作對的道理。」揮手叫兩個弟子退下，掩上宮門，厲聲斥道：「任你一身武功，爲什麼要冒充別人？」金世遺道：「任你是一教之主，爲什麼要聽俄馬登的擺布，陷害好人？」說話針鋒相對，法王中心有愧，對答不上，金世遺笑道：「想不到活佛也有爲難之處！哈哈，你管我是不是陳天宇，你但能拿得出一個人來交差，這不就完了！」

像金世遺這樣的在法王面前放肆，那是所來未有之事，這裏那間，法王心中轉了好幾個念頭，想把他放走，想把他懲戒一番，想把他交給俄馬登，但又想起他武功如此高強，只怕他到了土司堡中，又闖出彌天大禍。金世遺嘻嘻冷笑，旁若無人，法王面色一端，忽地沉聲說道：「你真個自願到土司堡中，代人受罪麼？」金世遺道：「那是我的事情，你不用管。」法王道：「好，那我給你祝福送行。」手掌一翻，突然向金世遺頂心拍下，金世遺出掌相抵，嘻嘻笑道：「我一不信神，二不信佛，誰要你的祝福？」忽覺法王掌力如山，迫得人幾乎透不過氣來，心中一凜，急忙全神運氣，拼力抵擋，只聽得法王說道：「似你這樣輕狂胡鬧，便該處罪。你既自恃武功，我而今就把你的武功廢